

苍山大理石天然画

大理石天然画艺术浅谈

程介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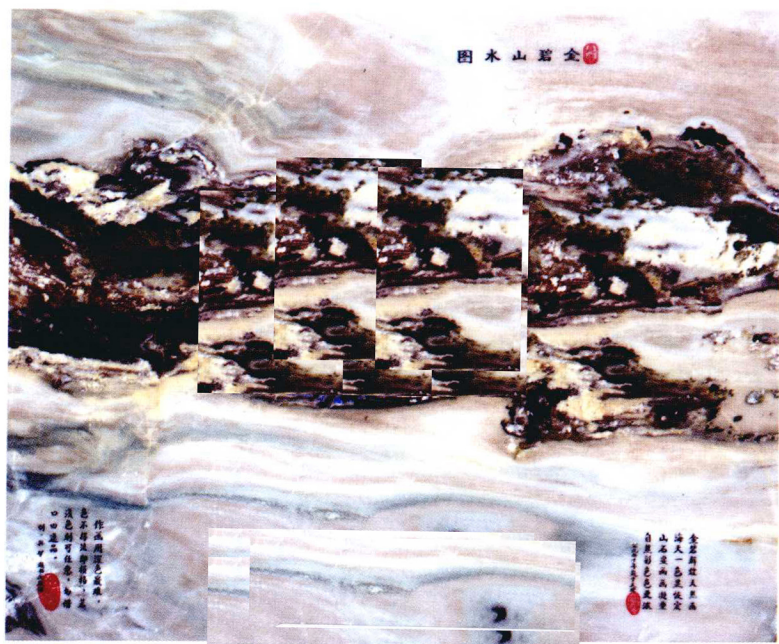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苍山大理石天然画

大理石天然画艺术浅谈

程介伟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苍山大理石天然画：大理石天然画艺术浅谈 / 程介伟著. --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489-0222-5

I. ①苍… II. ①程… III. ①大理石-艺术 IV. ①TS93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4772号

特邀编辑：黄 珺

责任编辑：张湘柱

苍山大理石天然画

——大理石天然画艺术浅谈

程介伟 著

出版发行：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制版印刷：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7

字 数：80千

印 数：1~3000

版 次：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9-0222-5

定 价：47.00元

前 言

人们说“江山美如画”，这是大自然姹紫嫣红之世界，通过人类艺术思维通道，被浓缩了一种视觉感受。在广袤的自然界里，有一种自然之物，它能够将人们艺术思维视觉下的一些大自然景物，浓缩、凝固在自身的结构之中，显现、陈述于平面之上，产生类似绘画艺术效果。这是一种神奇的石材，它就是——大理石天然画。

这产于大理苍山的大理石，能够生成符合人类视觉习惯的一种画，全凭着石材内部构造中，存在着一种夹层结构。人们利用大理石具有分布均匀、有一定规律性的石中夹层做文章，运用一些技巧方法，使其各层色彩发生相交、重叠，从而组合了天然画面。苍山大理石天然画，应该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之天人合一，天然生就人成之的产物。它由于天然生成的一些自然特性，画面不仅能够符合人类艺术视觉需求，而且还生就天然画面独特的、无限美妙的天然艺术表现力、感染力。

这本小书简单地介绍了，人们如何利用苍山大理石夹层，如何改变石材夹层色彩间构造等，一些大理石加工、制作的过程；试图解析大理石天然画面线条，以及由这些线条组合画面的一些巧妙之处。同时还就苍山大理石天然画，天然生就浑然一体、美轮美奂的画面体现艺术特点方面，也尝试着陈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还有对苍山大理石及天然画最早开发使用时间等方面，笔者也谈了一下自己的观点，以便和喜爱者共同探讨。

在这本小书中，还附有一些家父生前和我在几十年间所收藏的苍山大理石天然画中的一部分图片。它们多为天然人物画。其中有数幅人物面部五官齐备，全身结构合理，形象逼真，以艺术视觉观之栩栩如生之图像。此乃天然之物，真令人难以置信。但这的确又都是纯天然生就，绝无半点人为染迹的天工之画。这也就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

大理石天然画，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无奇不有、博大精深的天然艺术宝库。它可以提供给人们不同取向、不同意义之间极为丰富的画面内容。所以，每一位大理石天然画收藏者，其藏品都一定会具有各自的特点，只要能够静下心来，认真欣赏，慢慢咀嚼品味，我相信，神奇、美妙的天然艺术一定会能够引导观者于天然画面之上，找寻到各自艺术情感宣泄、传达的契合点，进而顺利进入人类大脑思维中，专用于艺术活动的通道，做一次次各自艺术情感意识之释放、张扬。

程介伟

2010年11月于大理古城圆梦石画苑

目 录

第一章 苍山大理石与天然画/001

第一节 大理石与天然画早期开发/001

第二节 大理石与天然画发展概述/024

第二章 苍山大理石天然画的制作/053

第一节 大理石天然画的开采加工/053

第二节 大理石天然画的构图裁取/077

第三章 苍山大理石天然画的名称、类别/095

第一节 大理石天然画的名称/095

第二节 大理石天然画的类别/100

第四章 大理石天然画艺术浅析/115

第一节 大理石天然画的线条、色块/115

第二节 大理石天然画的艺术特点/131

第五章 大理石天然画的装饰与保管/151

第一节 大理石天然画的题款与配框/151

第二节 大理石天然画的运输与保管/162

苍山大理石天然画展示/175

参考书目/216

后记/217

第一章 苍山大理石与天然画

第一节 大理石与天然画早期开发

已经在世上流传数百年，能于一块石板上面自然生成一些类似绘画艺术特点的苍山大理石天然画，其生身之地，便是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理。这是一处东有洱海绕护，西有苍山环列，中有良田千顷，山清水秀、美丽富饶、狭长的一个小盆地。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如春，繁花似锦，风光秀美，有“人间天堂”之美称。这个大理坝子虽然不算大，但远在古代就曾一度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地，在华夏民族文化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因此，大理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且还具有厚重的民族文化历史。这仅从盛唐之际便修建于大理、极为壮观的崇圣寺主塔，便可见一斑。唐代之后，由于这里产出了神奇、美妙的苍山大理石天然画，这就更使得大理如锦上添花而声名远播，名扬天下。

大理地区产出的大理石天然画，



大理古城南门



大理苍山

它的原石矿生成于坝子西侧一字横列的苍山十九峰之半山腰上，主矿体是沉积岩与变质岩层。其主色呈瓦灰色，其中还夹杂一些具有多种色彩之岩层，这就是苍山大理石天然画的原石材。它被人们通过一些技巧、方法剖开之后，其平面上常显现人类绘画艺术中的一些线条、色彩、形体、明暗等主要元素，并且能够组合一些符合人类视觉审美需求模式之图案。正因为如此，自人们发现苍山大理石天然画具备一定的绘画艺术表现力、感染力之后，便一直称这一类石材为画，并于社会上发展、流传至今。

产于苍山的大理石，新中国成立前因开采、加工条件制约，几百年以来，产出量不大，于社会上能够流传的范围也就非常狭小。所以，苍山大理石天然画从古至今，名声虽不小，但一直以来，尤其是在古代因为能够接触到它的人并不多，因此，对其有所了解之人也就比较少。自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内，苍山大理石及天然画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这个时期在大批量产出大理石的同时，也就产出了大量的天然画。这大批产出的苍山大理石天然画彻底改变了天然画古来只由少数有钱有势

者把玩的现象。从此，步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样一种大理石天然画大发展、大普及的形势之下，人们就需要更多地了解大理石天然画，这其中也包括它的身世，尤



其是苍山大理石及天然画最早开发时间。

从大理苍山开采的大理石荒料

有关苍山大理石的 earliest 开发时间，实际上也早就有喜爱大理石天然画的前辈们做了一些探索，并得出了一些结论。但终因年代久远，难以寻找到苍山大理石及天然画前期开发的实物和准确的史料记载。所以这样的探索往往都只能依据零散的一些传说、追记述来判断。这样就难免存在结论依据不足，缺乏有力的佐证，这样一些问题，这也是所有欲做这方面探索者都实难避免的。

目前社会上有关苍山大理石及天然画的 earliest 开发时间，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在《大理石》一书中所推断出的结论：苍山“大理石的 earliest 开采时期应当在唐初甚至更早”。书中为此结论列举了一些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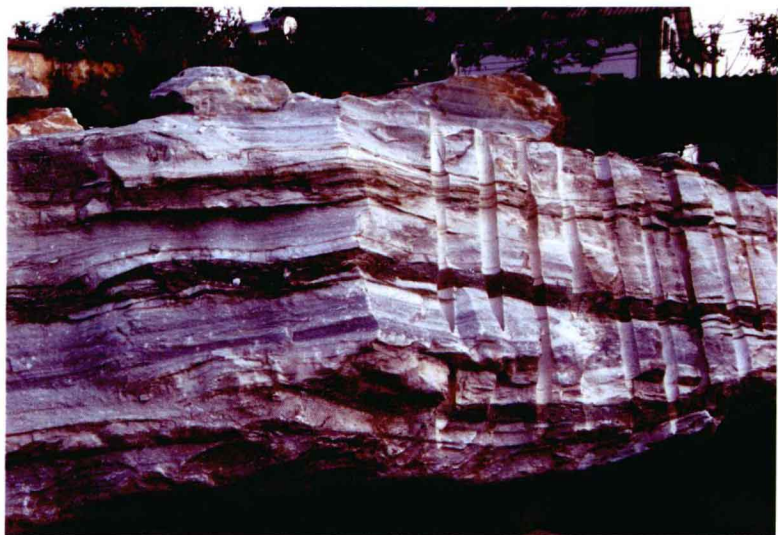
依据之一：唐朝有人收藏了苍山大理石。

在《大理石》一书中，引用了明朝嘉靖年间《大理府志》中“唐李德裕平泉庄醒酒石即此产也”的史料，说明早在唐朝时便有人收藏了苍山大理石，所以其开发时间应该至少在唐初。

在明朝《大理府志》所提到的李德裕，是唐朝的一位重臣，他曾于公元830年～公元832年，在四川成都任西川节度使。据史料记载，在其任职期间，曾于公元831年，“遣人入南诏，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复归成都”。这

位唐代大官僚，不仅在云南附近任职，并且还派人到过大理（当时的南诏国）。这就说明了他具备收藏苍山大理石的一些有利条件。况且，据说李德裕也还非常喜爱奇石，在洛阳自家的后花园中，便置放了许多，这其中也就包括了传为苍山大理石之“醒酒石”。李德裕既好奇石，又具备搜集到苍山大理石的条件，所以《大理府志》对“醒酒石”出处的记载，看起来顺理成章，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了。但有关《大理府志》载，唐李德裕收藏苍山大理石，笔者有如下两点疑问。

其一，当《大理府志》追记述“醒酒石”之时，与当事人李德裕，时间上已远隔达数百年之久。其编纂者李元阳（公元1497年～公元1580年），字仁甫，号中谿。明嘉靖年进士，官至监察御使。罢官后回到老家大理，在家乡生活四十余年，是大理之名士。他于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编纂了《大理府志》，在书中追记述了当时有关苍山大理石的一些传闻。其中他所断言唐李德裕“醒酒石”属大理苍山产出的说法，我们纵观其前面唐、宋、元及明前期，就再也见不到有关苍山大理石的只言片语。对于这样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属独



待加工的苍山大理石

一无二、无其他任何佐证的一种追记述，它的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二，据《大理石》一书，转载了《旧五代史》说，李德裕晚年在平泉庄别墅中，喝醉酒之后常于“醒酒石”上“醉而踞之”。一个人能踞躺其上的石头，那一定体积不小、重量不轻。我们可作设想，若按当时的道路及运输条件，不要说一个大臣，就是当朝天子，也恐难以将当时的蛮夷之地、大理南诏国所产出的、一个人能踞躺其上，那么大的苍山大理石运走。这可从相隔李德裕几百年后之明朝皇帝，也还将大理进贡的苍山大理石沿途丢弃掉的事例可以看出。据《滇史》载，明嘉靖末年，有大臣蒋宗鲁上奏皇帝《奏罢屏石疏》，转述了大理耆民段嘉琏等告称“嘉靖十八九年曾奉勘合取大屏石，难寻崖险，压伤人众，及至大路，行未百里，大半缺损。重复采补，沿途丢弃。所解石块，二年之外方得到京。至三十七年，取石六块，见方三尺五寸，自本年六月至十一月，始运至普棚小孤山，因重丢弃在彼。且自大理至小孤山止有三百余里……”。上述记载所描述的时间，大理地区的南诏国、大理国等早已不复存在，已归入大明的一统江山之内。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比起李德裕时，肯定大有改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连皇帝的石头，都还难以运送到京，况且屏石远没有“醒酒石”那么大。所以，李德裕的“醒酒石”产于大理之说，就只是运输这一关也难以说得过去。

从上述两点来看，笔者认为李德裕收藏了苍山大理石一说，出处既属追述且又无佐证，况且其藏品也根本无法作数千公里的长途运送。因此，以此说作苍山大理石开发于唐朝之依据，尚需做进一步的考证。

依据之二：在唐朝时，大理地区就已经有了苍山大理石佛像。

在《大理石》一书中，载有《太平广记·记西洱河事》，记述了大理地区早在唐朝时“西洱河（唐时称洱海为西洱河）



加工大理石的
框架式沙锯

有白石，其土人造多宝佛全身像，安在西洱河鹫山（即点苍山）寺”。并接着在书中下结论：“该白石佛像即用大理石中的苍山白玉雕琢的佛像。这是用大理石造像的最早记录。”

白石即苍山大理石，事实上已无法肯定或否定。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同在一个时代建造的大理三塔之主塔，以及流传于三塔之上的一些误传，也就可以知道史料中一些指向不明且独一无二之追述，或社会传闻，若无佐证时，大多数都是不可可信的了。大理三塔在古代，就曾有过误传佛龕内供奉的涂抹了白灰浆的砂石佛像为苍山大理石雕像之说。并且同时还传说塔基内使用了苍山大理石，这样的传说其历史也可说久远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文管部门经过数次对三塔进行考察、维修，经现场考古人员真正亲手触摸到佛龕内的实物后，才发现白色

的佛像，原来是用砂石雕琢，而后涂抹白色灰浆所制成的。还有文管部门为摸清主塔的地基构造，在塔基开槽取样时，也才看清主塔整个基础是使用一种特制的青砖支砌而成的。还弄清楚了主塔在建造之时，从未使用过一块苍山大理石，只有在宋朝修建的两座小塔上使用了苍山大理石。如今主塔身上所有被使用的苍山大理石，有纪年的都清楚标明，其最早的就是在明代镶嵌上去的。在唐朝修建这么重要的建筑物都没有使用苍山大理石，足以说明此时人们尚未认识这类石材。因此，仅凭一些指称尚不明确的追述，在看不到实物，或者其他佐证的情况下做定论，也难免依据不足之问题。

依据之三：唐朝出现了咏赞苍山大理石天然画的诗句。

据《大理石》一书载，在唐朝大理南诏国时期，有一位相当于宰相的南诏布燮杨奇肱，写过“天孙昔谪天下绿，雾鬓风鬟依草木。一朝骑凤上丹霞，翠翘花钿留空谷”，这样一首名为《岩嵌绿玉》的小诗。这首由白族先民所作诗词，从表述的内容看，确似描写山中奇石，说它在赞美苍山大理石天然画，也算是有些道理的。但出现在其间的疑问是，自见这首疑似赞美大理石天然画的小诗，在其后也是历经几个朝代，唐、宋、元至明前期，也仅见其作，且不属指名道姓指向明确之内容。也还是数百年来独一无二的。很显然，欲以这首小诗说明唐代大理南诏国就出现了苍山大理石天然画，也是不具说服力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大理石》一书提出的苍山大理石及天然画开发、使用于唐代之论据，多属历史上一些独一无二的传闻、追述，其理由并不充足，同时尚缺乏有力之佐证。因此，这一提法还需做进一步的探讨。那我们的看法，苍山大理石天然画的最早开发、使用的时间又将会在何时呢？

有关这一话题，在以往前辈们的探索过程中，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常识：那就是自人类在一步步认知大自然，并利用自然之物，于使用过程中，劣汰优取，一旦发现了适用之物，便不会放弃，并一定会在成功使用过程之中，遗留下一



正在加工的苍山大理石
些被使用之实物。依据这样的常识，苍山大理石于传说记载中，已成功被使用之年代必定会留下实物的。如果在这时间段内找不到相关实物，那只能说明一点，就是最先开发使用时间有误。笔者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经过多方探询，果然找到了苍山大理石最早被开发、使用的实物——苍山大理石碑刻、墓碑。

凡是上了点年纪的大理人都不会忘记，在“文化大革命”前，沿苍山脚下一带曾经是布满了大小古坟的白族先民的墓地。它地处大理坝子上方，于分隔苍山十九峰、十八条溪流的山脚出水口处。这本是一大片由山洪暴发所形成的泥石流堆积层。它们峰峰相连，溪溪相接，呈一长条地横亘于苍山脚下，最宽处约有两千米，总面积有数百平方千米。这片西高东低、高差大，坡陡石头多，缺水干燥，无法耕种的荒坡之地，就是下关至上关这么一片白族居民的坟莹宝地。时间一长，整条荒坡之上，凡是洪水不易侵扰的地点，随处可见一座座坟墓。富贵之家高大结实，多用大石块支砌，贫穷人家则多是一个长满荒草的土堆。不过无论穷富，也无论大小，其墓碑则绝大多数会使用苍山大理石。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片有史以来荒芜、肃穆、神圣的荒坡坟地被彻底改变了面貌。它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需求，被不断派上新用途。最先经历的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在激昂的革命号角鼓舞下，全国人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开荒造田”的群众运动高潮。而白族人民选中的战天斗地战场，就是那片墓地。从此千年荒坡坟地热闹非凡。“坟头动得一根草，三年官司打不了”的旧传统观念被彻底击碎。一时间，坟地上人山人海，撬坟围田造田、撬坟铺生产队打场、盖仓房、砌猪圈、搭鸡舍。如此，几年下来，整片坟地面目全非。原来成堆，眼下变为坑，坟空石乱，整片墓地，几乎没留下一座完整之墓。最为可惜的就是被撬出的苍山大理石墓碑，因为当时如用其砌墙、铺地，均嫌其太薄，所以大多遍地乱扔。有时有人兴起，抡起手中八磅大锤下去，即四分五裂，如今回想，实为痛心。这样的场景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到了这个时候，这片已变得坑洼不平的荒坡之地，又被派上了新用途。往后的几年之内，在这片土地上相继建成了亚星饭店、天龙八部影视城、大理学院、崇圣寺、苍海高尔夫球场等一批建筑物。这片存于儿时记忆中空旷、肃穆，清风习习，草花摇曳，登高远眺，顿觉空阔无比的荒坟景象，早已不复存在了。后来经大理地区文物保护工作者，搜集了存留下来的苍山大理石碑刻、墓碑，现藏于大理古城内的大理市博物馆。一共存放了从宋朝大理国始，至民国时期止，共280通碑刻、墓碑（其中有30通是公元1972年，拆大理古城内的五华楼时，从地基中挖出来的）。现按纪年划分如下：

宋朝4通。全部为青石，没有发现使用苍山大理石。其中有一通墓主人身份较高，是《大理国故高姬墓铭》。立于公元1236年前后。高姬是大理国王段正兴的外孙女，名金汕贵，享年46岁。其父亲是大理相国高护。通过这通碑刻我们知道了，在宋朝，就是大理国王外孙女的墓碑，都还没有使用苍山大理石。这已经说明在宋代，苍山大理石还未得到人们的了解和关



崇奉圣旨碑
正面和背面

注。

元朝26通。其中青石18通，苍山大理石8通。从元代开始出现了具明确年代标识的被最先使用的苍山大理石。

明朝收有27通苍山大理石碑刻、墓碑。从纪年上可以明确看到，明前期之碑体积小、数量少，还属青石、大理石共用期。自明中期起，大理石碑刻尺寸大、数量多。从明后期起，苍洱间的碑刻已基本上使用苍山大理石了，青石逐渐被淘汰。

从古代遗留下来的这些珍贵的碑刻、墓碑，给我们提供了苍山大理石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循序渐进发展的一个脉络。至于出现于史籍上的文字记载，终因苍山大理石刚开始使用时，毕竟同青石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石材。因此，史料上不可能对它的使用过程有所记载，只有待人们开发出天然画之后，才足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并被载入史册。这也就是苍山大理石及天然画出现于史籍上有关文字记载，必然落后于被使用实物一百多年的道理。所以，苍山大理石最先被使用具明确纪年标识的实物，出现于元代。但有关文字记载，却一直到了明中期才出现于史籍上，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从元代苍山大理石出现到明中期史料上出现有关苍山大理石记载的160多年时间，实



加封圣诏碑
正面和背面

际上就是苍山大理石被世人发现、了解，并开发使用的最先时间段。那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苍洱间的先民们到底于什么时间最先使用了苍山大理石，又会是在什么时间内发现了天然画呢？想要揭开这些谜底，别无他法，我们只有依据现有实物、零星的史料记载，再加以人类进化过程之中，利用自然之物的一些规律，去试着推演一番苍山大理石及天然画从面世到被载入史册之时间段的发展过程。以期在苍山大理石古代前期开发上，提出一些可供人们参考的概念性观点。下面我们还是从如今我们所能看得到的、苍山最先被使用的大理石实物——元朝碑刻、墓碑说起吧。

元朝（公元1279年～公元1367年），苍洱地区出现了具有明确纪年的、苍山大理石最早被使用的8通实物。其中有两通碑刻，碑身上留有明显的、在此次制碑之前已被使用过之遗迹。

其一，为《崇奉圣旨碑》。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七月，大理路军民总管府立石于大理文庙内。整通碑是由碑身与碑额两块苍山云灰色大理石组合而成的。

在这通碑的碑额正面上，有着3个深槽，明显看得出来是